

神头岭伏击战

岭上设伏歼日军

■杨正硕 柳 宁

神头岭伏击战，是1938年3月16日，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省潞城县至河北省涉县之间的神头岭进行的一场战斗。此次战斗沉重打击了入侵晋东南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成功牵制了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有力策应了兄弟部队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为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精心制定方案。1938年初，为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破坏敌后方补给线，刘伯承率八路军第129师辗转机动，连续创造有利战机，给予日军重创。长生口战斗后，刘伯承奉命率部南返，部队集结在邢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邢长大道起河北省邢州，横穿太行山区，沿线的武安、涉县、黎城和潞城均有日军据点；西与山西省长治至临汾公路相衔接，连接同蒲、平汉铁路，是晋西、晋南日军后勤补给的重要枢纽。刘伯承审时度势，根据“敌一处受袭，他处之敌必然出援”的规律，兼考虑到黎城、潞城间有浊漳河相隔，便于阻断交通，且神头岭附近地形复杂、便于设伏，遂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共同制定作战方案，决心“攻其所必救”。袭击黎城，则可引潞城之敌出援，于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在东侧还可伺机打击涉县来援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吸引长治、涉县日军来援；将该团主力置于黎城东北的东、西黄须地区，伏击涉县来援之敌；陈赓率第386旅辖第771团、第772团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伏击潞城来援之敌。

巧妙利用地形。1938年3月3日，陈赓受领师部作战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召开战前准备会议，研究具体作战方案。陈赓等通过研究地图发现，神头岭两边是陡峭高地，公路从谷底穿过，十分利于居高临下出击。可当陈赓到神头岭附近实地勘察时发现，此地实际地形和地图不符：公路不在谷底，而是在神头村东侧的山岭上，山梁宽只有一二



上图：神头岭战斗示意图

右图：徐向前元帅写的“神头之战纪念碑”



百米，公路两边地势只比公路略高，除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之前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以展开。重新分析地形和敌情后，陈赓最终决定将伏击地点由神头村西改在神头岭上。此处山岭地形虽不算十分理想，但可利用旧工事隐蔽伪装。同时，日军汽车、骑兵在此地形运动更为不便，我军可乘机变不利为有利，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谨慎伪装隐蔽。确定伏击地点后，陈赓根据神头岭山梁狭窄、长径短的特点，作出“前轻后重、三面夹击”的兵力部署：以第771团、第772团主力埋伏在路北；补充团在对面的鞋底村一带设伏，以一个连向潞城东北方向游击警戒，负责炸毁浊漳河大桥，切断神头岭与黎城之间的交通；以第772团3营担任潞城方面警戒，断敌退路。为便于隐蔽，陈赓令设伏的第771团和第772团主力不得变动旧工地上原有的一草一木，甚至踩

过的野草都要按风向扶正，每个团、营只留1名干部在外观察。这种严谨细心的隐蔽伪装和充分的战前准备，为这场伏击战奠定了制胜基础。

灵活运用战术。3月16日凌晨4时，负责佯攻的第769团1营按计划潜入黎城，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事发突然，日军指挥官不知我军虚实，在反击的同时迅速向附近的潞城、涉县日军请求支援。3月16日上午8时30分，潞城日军抽调步兵1500余人增援黎城。9时30分，敌援军主力全部进入神头岭伏击圈，陈赓果断命令部队开始攻击。第386旅3个主力团从三面发起突袭，各伏击分队大胆穿插分割，将敌截为数段。11时30分，经过2小时激战，除100余名日军仓皇逃回潞城外，其余日军皆被歼灭。下午13时，从涉县驰援的日军也被我军痛击，伤亡惨重，不得不原路返回。第二天，潞城日军1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经过1小时炮击后，再次进

入神头村，但我军部队早已转移。

此次战斗，我军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550余支长短枪、600余匹骡马及大批军用物资，给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第129师坚决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战略方针的一大成果，也是从红军时期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游击战战术转变取得重大胜利的几次战斗之一。战后，日军在装甲车上用中文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足见此次战败对日军影响之深。

解放后，神头岭战斗作为巧用地形、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被列入军事教材。棉冰沐雨83载，“神头之战纪念碑”仍巍然屹立在战斗遗址上。

史说新语

浮冰上的“侦察点”

格鲁乌智取北美空防司令部雷达站情报

■李子实

上月，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增加国防支出，联合升级改造老旧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原北美空防司令部）远程导弹预警系统，以回应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大实力的举措。其实，苏联总参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采用独到的方法将该系统的“面纱”揭开，大大降低了来自美国的战略威胁。

1958年，美国为应对苏联远程轰炸机对美国大陆、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威胁，联合加拿大成立北美空防司令部，主要负责北美空间和空中预警与控制，同时对美加领空进行监视。

早在北美空防司令部成立前，美加即紧锣密鼓地修建早期预警雷达等设施。该系统由3道雷达线组成：第一道是由33座雷达组成的“松树线”，沿加拿大南部边境线展开，1954年投入使用；第二道是“麦吉尔栅栏”，1957年建成，可拦截低空飞行飞机，但无法持续跟踪；第三道是“远程预警雷达线”，由63座雷达组成，位于加拿大北极地区极北部，美国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群岛沿岸，以及法罗群岛、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地区，1957年复建成。第三道雷达线的建成极大加强了美加防空网，两国两三个小时内即可获得敌对目标预警情报，对苏联的战略威慑造成抵消。

苏联军事领导人通过格鲁乌获取的情报，对美加雷达阵列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对其工作性能等细节仍不清楚。时任格鲁乌上校的彼得·什梅廖夫中将说：“这些美国目标发出的电磁信号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少能被捕捉，或根本捕捉不到。我们需要尽量靠近目标，动用无线电技术侦察力量调查。”当格鲁乌人员为常规手段难以完成任务而一筹莫展时，有人提出，苏联在北冰洋深处有一个“北极-4”浮动工作站，何不派几位无线电侦察人员进入浮动工作站，由浮动工作站靠近目标完成任务呢？这一设想很快得以施行。准备工



美国阿拉斯加波因特莱的远程预警雷达

作由什梅廖夫负责，无线电侦察员小组长则由年富力强的亚历山大·列别捷夫少校担任。尽管遴选的侦察员个个都是百里挑一，却无人拥有极地考察相关知识，也从未进行过培训。“北极-4”浮动工作站位于北冰洋深水区域的浮冰上，这里每年极夜长达5个月，刺骨严寒、阵阵狂风和暴风雪更是家常便饭。最危险的是浮冰和冰床边角处因强大张力导致的冰裂。“北极-4”浮动工作站所在的冰层就曾多次发生冰裂，致使冰原附近出现大规模冰群，着陆平台经常被碎冰撞击破坏，每次都不得不重新建造。

浮动工作站人员在25-30人之间，通常包括海洋学家、冰川学家、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机械师和无线电报务员等。经与苏联北海航路总局协调，该局同意军方派5位侦察员加入工作站第二批驻站团队。双方决定使用北方海航线总局的通信线

路，通过工作站保持联系并使用军情部门的密码。军方的真实任务和隶属关系严格限制知悉范围，只有站长一人知情。

1955年4月，由27名专家组成的“北极-4”浮动工作站第二批轮换驻站人员登上浮冰。

侦察队通过空中航线保持与陆地的联系。由飞机向“北极-4”浮动工作站运送人员和必需物资。格鲁乌小组在浮冰上的工作既勤勉又专业。行动总指挥什梅廖夫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我们确定了需要确定的一切东西，包括雷达站设在哪儿？数量有多少？在哪些频率上工作？非常重要的还有，列别捷夫小组获得了一系列宝贵情报，涉及在建设中的‘远程预警雷达线’中的某个具体目标。在浮冰上工作期间，无线电侦察员们还持续跟踪美国战略航空兵在北极上空的飞行活动。总的来说，考察活动非常及时，成果丰硕。”

链接历史

原典

《百战奇略》易战篇原文为：凡攻战之法，从易者始。敌若屯备数处，必有强弱众寡。我可远其强而攻其弱，避其众而击其寡，则无不胜。法（《孙子兵法·军形篇》）曰：“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易战篇认为，进攻作战应选择容易战胜的敌军作为攻击对象。如果敌军分驻几处，其中必然有强有弱。我军应当避开敌军强部，进攻敌军弱部，避开兵力多的地方，袭击兵力少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不打胜仗的兵法说：善于作战的将领，都是在容易战胜的情况下战胜敌军的。

战例

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周武帝宇文邕准备进攻北齐军事重镇河阳城（今河南省孟州市西）。内史都士宇文弼献策说：“若要对齐作战，必须正确选择进攻目标。河阳乃军事要冲，北齐的精锐部队集中在那里，我们即使倾尽全力去围攻，恐怕也很难达到目的。依我的看法，汾水弯曲之处，城垒较小，山势平缓，容易攻取。”周武帝没有采纳宇文弼的建议，结果无功而返。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周武帝再次亲率大军进攻北齐，这次按照宇文弼首攻“汾之曲”的建议，于次年正月灭亡北齐。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调集14个整编师32个旅约30万人，企图占领鲁西南，以优势兵力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打通平汉铁路。9月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战役中，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分析敌情并指出：“现向前后王楼、砖庙集进攻之川军两个旅不甚疲弱，且两旅靠拢，似较难打。现向东明进攻之川军两个团，是两个师的部队，经过鄂北、陕南长途跋涉，比较疲劳，且远离其后梯队，孤军深入，直迫东明城下，似较好打。”刘、邓按照中央指示，从东明之敌入手，向国民党整编第3师发起全线猛攻，经过5天作战，取得歼敌1.7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计谋分析

避强击弱，找准目标。本篇以易战为题，阐述应如何选择进攻目标，提出“从易者始”，即先打敌薄弱处。通常情况下，敌在多处设防，必然有强有弱。进攻敌弱点，往往能达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战目的。“强”与“弱”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打下弱点，弱点由于失去弱点的支撑，就会逐渐转化为孤立的弱点。同时，进攻弱点可削弱敌人意志，使敌时刻感受到威胁，从而打乱敌人阵脚，为我方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当然，避强击弱，并非单纯谋求“易取”而选择无关痛痒之处，而应选择敌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例如，长途跋涉的疲惫之师、远离后方的孤军之敌、防守薄弱的粮草辐重，都可作为易战的攻击目标。周武帝首次攻打北齐，不进攻“戎小山羊，攻之易拔”的汾曲，而选择“精兵所聚”的河阳城，结果可想而知。次年北周从防御薄弱的汾曲地段进攻，成功后继续东进，最终灭亡北齐。

速战速决，力求全胜。“兵贵胜，不贵久。”进攻敌弱点时，我兵力往往占据优势，应选准一点发起猛攻，力求在最短时间达成作战目的，使敌措手不及，不给其反击的机会。同时，指挥员也要充分预测可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现代战争中，作战双方机动能力空

前提高，一旦战斗陷入胶着，将很难脱身，因此要力争尽快歼敌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曾说，“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张战争的首要目的在于歼灭敌有生力量，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为此，指挥员战前需精心筹划，合理指挥，时时掌握敌人最新动态，为作战提供精确的情报支撑；战中需找到敌要害之处并因“害”施策；最后要善借地利，巧择时机，掌握战争主动权。定陶战役中，刘、邓抓住整编第3师远离其他国民党军部队并已疲弱不堪的有利战机，在敌援军赶来之前，将其全歼。

灵活运用，应时而变。易战条件下，我军一般已占据一定优势，但这并不等于确保了胜利。要真正发挥优势，还需有正确的决策。当敌我之“势”发生变化时，指挥员须应时而变，对作战方案作出调整。如当敌兵力得到补充、援军及时赶到等，敌弱点得到加强，我方不再具备绝对优势时，若继续盲目执行既定方案，则可能导致失败。因此，对于易战应灵活运用，处理好“难”与“易”、“强”与“弱”的辩证关系，这样才能“胜于易胜”。特别是实际作战中，指挥员在优势状态下往往容易志气骄纵，麻痹大意。若不能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应对，终将难以取胜；反之，则可以胜券在握。



定陶战役中我军在大杨湖缴获的坦克